



## “世外”之境

□ 喙林儿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北冥在哪儿呢？据神话故事讲，北冥位于浑源城南10公里的翠屏山南侧，在二郎神追逐太阳的过程中，被阴差阳错用一块叫做龙山的石头盖住了。当然，那么汹涌的大海怎么可能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呢，所以在龙山的龙蓬峪，你总能看到溪流在叮咚，瀑布在跳跃。

有人说，龙山曾发掘出来过许多远古时期海洋生物化石，证明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其实，龙山也好，翠屏山也好，都是组成恒山山脉的一部分。在亿万年的地球革命中，沧海桑田的变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过，但凡名山大川都与一些传说和神话故事关联，真实与否，不必较真去考究。但浑源的翠屏山的确是个神奇的地方，它是唐河的源头，山下的水究竟有多少，我们没法考量，但在众多河流量日益减少甚至断流干涸的大背景下，唐河水依然奔流不息，滋养了沿岸众多的生灵，成为海河水系重要的一部分。

深秋十月，龙蓬峪里的小世界用一座古朴的烽火台和蜿蜒的明长城隔绝了外面的滚滚红尘。所有的花朵都凋谢得无影无踪，而层林尽染，树枝上偶然可见红

豆般的小果子，像美人洗尽铅华之后向爱人捧出的一颗颗心。有着六棱的降龙木如细细的骨节般，一节一节从穆桂英大破的龙门阵里走出；溪流或缓慢或湍急，冲刷着石头，也冲刷着岁月的痕迹，整个山谷纤尘不染；突然从另外一条灰小的峡谷旁逸斜出的瀑布，在岩石上反复跳跃，水流破碎重整又破碎。有几个人试图一探它幽深的来路，但都没走进多远就折返回来，比不了瀑布的勇敢和一往无前；峡谷里的石头最是值得品味，这里很少见到泥沙，而石头遍地皆是，溪水里、脚下、悬崖上……大小不同，形态各异，颜色往往出其不意。同一块石头常见黑白分明的两色，楚河汉界清清楚楚。有时候又布满了奇怪的花纹，让人欢喜得直想抚摸揽怀，但更多时候，那些石头峭楞在悬崖绝壁之上，只能仰望或惊叹。也有的石头纯洁得像一张巨大的白玉床，让人止不住联想到断肠崖、绝情谷、小龙女、千年冰床等等这些词汇，总有躺上去美美睡一觉的冲动。

故事多从真实生活来，传说也多是人与自然一次次较量后最终达成的和解。金庸先生的经典名著《神雕侠侣》里某些

情节，虽然未必是写龙蓬峪里的故事和景色，但一定是有着类似风景的地方，给了他写作的灵感和启发。

1500年前，北魏孝文帝率一众群臣从大同迁都洛阳，经过浑源地段时走的就是龙蓬峪里的古道。在龙蓬峪里行走，得学会松鼠一般跳跃的方式。在石头和石头之间跳跃，在流水之上找准石头跳跃，因此，每一个旅人都成了一只只松鼠。龙蓬峪究竟有多长，这应该是所有行走在这里的旅人共同想过的问题，从早晨走到中午，听向导说这才走了三分之一行程。七窍峰上惊动了帝王的总真洞还没有看到，静居寺里的滴泪佛怎样滴泪，还没有看到，一丈见深的天池也还没有看到。看来想一鼓作气走完是不可能的，就算来到了龙蓬峪，这些美景依然还是传说。想想那一众行走在迁都之路的古人，当年为了挺进中原，进一步完成名族大融合的壮举，是多么艰难。

所以，拓拔宏很好地留下了名字，令后人膜拜、缅怀，不断有人想在大同的山山水水里找到他的痕迹，但他在龙蓬峪艰难的爬山涉水恐怕只能成为一小段记载。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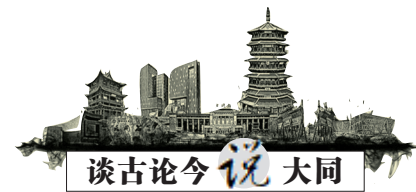
无言，流水无情。古今多少事，都被水冲刷都干干净净，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说起风来，想聊一下这里的气候。因为峪口相对封闭，龙山山脉的险峻，峡谷内形成了相对比较恒定的气温，暑天也会凉风习习，而在这深秋时节，多穿点没有感觉到太热，少穿点也不会冷得承受不住。风比较和缓，像一位平心静气的中年人，只是在峪口处感觉风一下子大了许多。

就在出峪口不久，突然看到几十只羊顶着一团团云朵，行走在高高的巉岩之上。它们慢慢地空中移动，以弱小的躯体在人世间呈现出一种惊天动地的美。石头之上的生命从来都是不屈不挠的，一如峪里乱石间的野草、树木和苔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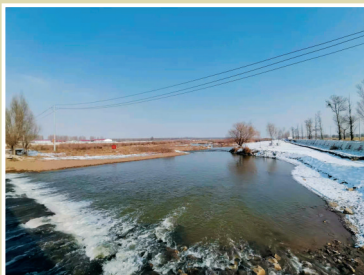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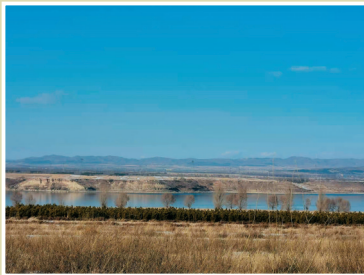
苍穹从未放弃过高山。

再回首，龙蓬峪无风无雨，也无晴。



谈古论今说大同

### 随手拍大同



环湖公路沿途小景 李萍 摄

## 由雪地爪痕延伸开去

老同学发微信说，下午在长江峪的雪地里发现了拳头大的梅花脚印，曾在呼伦贝尔戍边二十多年的他，判断不是豹子就是猞猁留下的，吓得急急返回，照片也没敢拍。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因为工作和爱好，2020年夏末到深秋，我和同事几乎走遍广灵县的西南山区：圣眷峪、白羊峪、长江峪、鳌峪、甸顶山也重游过。在长江峪的一条支沟内，两人看见密林的坡地上有一个寸半大小的爪印。林灌藤草纠葛于沟内，为了接受阳光，野生的杨树努力向上，每棵都高达十几米，遮天蔽日，沟头上又有密匝匝的灌木丛，人的视野极窄，很容易生出恐惧，加上天又向晚，我俩匆匆返回。等出了沟口，回身一望，沟并不深，也不长，从沟边上的小径走，二十分钟的路，我们在沟内却费尽一个半小时。我也真切地知道那爪印实在不大，恐怖多由丰茂的林木使然。不由得感叹家乡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旧《广灵县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四年春，县内虎患伤人，县令发《驱虎帖文》；建国初期，县政府也发布过各区普遍提倡打猎的通知，内有“九月狐子十月狼，毛又当风皮又强”之词；1960年民兵还曾在长江峪猎得金钱豹1只、鸡豹5只。旧县志同时也说“水多无鱼虾”，足证广灵的地表水曾经不少，水边的林灌肯定茂盛。在我少年时，壶流河水流浩荡，西关、蕙花、稻地村畔，这些当年我脚力所及之处，不但杨柳阴蔽，难以分开，灌木林更让人迷失。



近四十年来，虽然地表水消逝极多，山上山下的林木却逐年增加。2022年春节前，我曾与妻子开车转上县城西头的千福山，山前山后，人造长青林绵延不绝，掩映着黄土高坡的沟沟叉叉，与我小时的灰山土岭大不相同。白羊峪内，经过迁村和封育，也比十年前更加林草茂盛，野生的杨树、沙棘，人工种植的松树。我没想到白羊林场的范围那么大，从县域西端，一直连延到县域中部的憨崖顶上，再到与东南山交界的圣佛林山，东西七八十里，南北三四十里，常见自然林和人造林、阔叶林与针叶林浑然一体，这是建国之后的成果，首要归功于党和政府治国理念的巨大转变。即使我打小记得的草多于林的老家东南山，也在山路转折的高坡上，不断新增油松林。去年偶然一抬头，南山顶的阴坡上，又多了两片墨绿的影子。这几年每年开车上山，竟没能发现，树木丛林已蔚然可观。我也曾记起，前年秋回乡，在村北的马河沟底，欣然发现水流比十多年前灵动了，头顶蓦然传来呼喊声，半天才听明白，那是林业工人正集合收工，据说他（她）们是从县域最西头的望狐乡，来到最东南端我的老家种树的。那么，我三十多年来的印象也将于不久的将来改变了。

林子多自然引来野兽。前年在白羊峪口施工，听村人讲峪内又有了豹子和狼的身影。野猪已经不稀罕，秋天时常从山中出来祸害玉米，因为是保护动物，村人也没有好办法驱除。曾见过最大的一群

约七八只，一只肥壮的领着小孩，沿山根大摇大摆地回去。

生态越来越好，但也存在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密布山巅的风电机组。远望，个个茕茕孑立，颇显高洁可爱；近看，那些为运输而把山野开膛破肚，随便推平的简易公路，像一条条巨大的伤口，丑陋而惊心。我见过植被茂密的白山羊和甸顶山上，被道路剖开的山体，那剖面上久久寸草不生。

七八年前的夏末，我和同学们曾爬上圣眷峪的山顶，翻过山脊，绕阳坡走到鹰嘴崖，途中不时采到足球大小的马皮泡，它们白色的、成熟后又发点黄的外皮，在绿野里异常显眼。一尺多宽的山脊小道，两边也闪现着碎点点的马皮泡，像放大的火柴头，又像白色的星星。绿草如茵，掩盖着山顶古长城的遗迹，四方眺望，一片片高大碧绿的林海。前年深秋，我又和同学们游玩圣眷峪，快到山顶时，我预想着指给他（她）们看山坡上的断碑，足球大的马皮泡，山脊上细碎的白星星。不料，一道土石路横亘眼前，我没料到这风电的运输通道已从白羊峪贯通至此，把我们的去路割断。新能源发展与生态维持的碰撞需要用更加智慧的方式解决。

绿色的风一年年吹过家乡的山野，一寸寸扩展着绿的势力。我祈盼着这风能年年鼓荡，再不要让河流变湿地、湿地变玉米地的事情发生，我期待着浩荡的壶流河、水底翻珠涌玉的壶泉能够再回到身边！小生

